

老
子
本
義

老子本義序

有黃老之學有老莊之學黃老之學出於上
言中動稱經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禮家之言兵家之
言其宗旨見於莊子天下篇其旁出者見於靈樞經黃
帝之言及淮南精神訓其於六經也近於易其末章欲
得小國寡民而治之又言以身治身以家國天下治家
國天下則其輒言天下無爲者非枯坐拱手而化行若
馳也靜制動牝勝牡先自勝而後能制天下之勝其言
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爲天下先故含德之厚比於赤

子致柔之極有若嬰兒乃混沌初開之無爲也及世運日新如赤子嬰兒日長則其教導涵育有簡易繁難之不同惟至人能因而應之與民宜之故堯稱無名舜稱無爲夫子以仲弓居敬行簡可使南面其贊易惟以乾坤易簡爲言此中世之無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如遇大寒暑大病苦之後則惟診治調息以養復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濃酸削之劑如西漢承周末文勝七國羸秦湯火之後當天下生民大災患大痼療之時故留侯師黃石佐高祖約法三章盡革苛政酷刑曹相師

蓋公輔齊漢不擾獄市不更法令致文景刑措之治亦不啻重覩太古焉此黃老無爲可治天下後世如東漢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遺意是古無爲之治非不可用於世明矣至魏晉之世則不言黃老而言莊老其言莊也又不師其無欲而專排禮法以濟其欲故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動行一切之法使天下屏息待命而已得以清淨自在遂至萬事蠱廢而後王衍之流始自悔其弊與黃老慈儉不敢先天下之旨若冰炭霄壤之相反而後人不分動以黃

老相詬厲豈不誣哉後世之述老子者如韓非有喻老
解老則是以刑名爲道德王雱呂惠卿諸家皆以莊解
老蘇子由焦竑李贄諸家又動以釋家之意解老無一
人得其真其實開佛之先者莫如列子故張湛列子注
叙曰禦寇宗旨與佛經爲近不獨西方至人皆不言而
自化無爲而自治一章而已要之列子注莫善於張湛
莊子注莫善於向郭而老子注則無善本焉源念先聖
猶龍之嘆與孟子闢楊朱不闢老子之故因念經曰言
有宗事有君爰專取諸家之說不離無爲無欲與無名

之樸者以爲養心治事之助視治參同陰符者或較有益焉其五千言章句以河上公所分及傅休奕古本爲最疵而淮南所引爲最善其開元御注所加與韓非所述者皆所可取也

論老子一

文景曹參之學。豈深於嵇阮王何乎。而西漢西晉燕越
焉。則晉人以莊爲老。而漢人以老爲者也。豈獨莊然。解
老自韓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復生。誰定之。彼皆執其一
言而闕諸五千言者也。取子翕闕。何與無爲清靜。芻狗
萬物。何與慈救慈衛。元牝久視。何與後身外身。泥其一
而誣其全。則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夫不得
言之宗。事之君。而徒尋聲逐景於其末。豈易知易行。而
卒莫之知且行。以至於今泯泯也。老子曰。有之以爲利。

無之以爲用。非不知有無之不可離。然以有之爲利。天下知之。而無之爲用。天下不知。故恆託指於無名。藏用於不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必自無欲始也。諸子不能無欲。而第慕其無爲。於是陰靜堅忍。適以深其機。而濟其欲。莊周無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列子致柔矣。而不知無之不離乎有也。故莊列離用以爲體。而體非其體。申韓鬼谷。范蠡離體以爲用。而用非其用。則盍返其本矣。本何也。卽所謂宗與君也。於萬物爲母。於人爲嬰兒。於天下爲百谷王。於世爲太古。於用爲

雌爲下爲卑。故如蓋公黃石之徒。歛之一身。而徼玅渾。然則在我之身。已義皇矣。卽推之世。而去甚去奢。化羸秦酷烈爲文景刑措。亦不啻後世義皇矣。豈若刑名清談。長生之小用。而小弊。大用而大弊耶。吾人視嬰兒如昨日也。萬物之於母。無一日離也。百谷於其王。未嘗一日離也。動極必靜。上極必下。曜極必晦。誠如此。則無一物不歸其本。無一日不有太古也。求吾本心於五千言。而得。求五千言於吾本心。而無不得。百變不離宗。又安事支離求之乎。反本則無欲。無欲則致柔。故無爲而無

不爲。以是讀太古書。庶幾哉。庶幾哉。

論老子二

老子道太古道書太古書也。曷徵乎。徵諸柱下史也。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左史在楚。能讀墳索。尼山適周。亦問老聃。今攷老子書。谷神不死章。列子引爲黃帝書。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書。至經中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故班固謂道家出古史官。莊周亦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斯述而不作之明徵哉。孔子觀周廟而嘉金人

之銘其言如出老氏之口。攷皇覽金匱則金人三緘銘
卽漢志黃帝六銘之一。爲黃老源流所自。藏室柱史多
識擇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其書如喪禮處戰勝
之義皆深知禮意。而又有失道德而後仁義而後禮之
言。則知吏隱靜觀深疾末世用禮之失。疾之甚則思古
益篤。思之篤則求之益深。懷德抱道白首而後著書。其
意不返斯世於太古淳樸不止也。氣化遞嬗如寒暑然。
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後世。一
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質文皆遞以救弊而

弊極則將復返其初。孔子甯儉毋奢。爲禮之本。欲以忠質救文勝。是老子淳樸忠信之教。不可謂非其時。而啟西漢先機也。然刪書斷自唐虞。而老子專述皇墳以上。夫相去太遠者。則勢常若相反。故論常過高。乃其學固然。非故激而出於此也。河上公曰。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爲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先非禮乎。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又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老子有焉。然則太古之道。徒無用於世乎。抑世可太古而人不之用乎。曰。聖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

也使生成周比戶可封之時則亦嘿爾已矣自非然者去甚去奢去泰之愆必有時而信於天下夫治始黃帝成於堯備於三代殲於秦迨漢氣運再造民脫水火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則曹參文景斷珞爲樸網漏吞舟而天下化之蓋毒痛乎秦酷劑峻攻乎項一旦清涼和解之漸進飲食而勿藥自愈蓋病因藥發者則不藥亦得中醫與至人無病之說勢易而道同也孰謂末世與太古如夢覺不相入乎今夫赤子乳哺時知識未開呵禁無用此太古之無爲也逮長天真未漓則無竇以嗜

欲無芽其機智。此中古之無爲也。及有過而漸喻之感。悟之無迫束以決裂。此末世之無爲也。時不同無爲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嘗一日廢。夫豈形如木偶而化馳若神哉。老氏書。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羲皇關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參文景治之以濟世。下焉者明太祖誦民不畏死而心滅。宋太祖聞佳兵不祥之戒而動色。是也。儒者自益亦然。深見深淺見淺。余不能有得於道而使氣焉。故貪其對治而三復也。

論老子三

嗚呼。道一而已。老氏出而二。諸子百家出而且百。天下果有不一之道乎。老氏徒惟關尹具體而微。無得而稱焉。傳之列禦寇。楊朱。莊周。爲虛無之學。爲爲我之學。爲放曠之學。列子。虛無。釋氏近之。然性冲恬。邃未嘗貴我。賤物。自高。詆聖。誣愚。自是。固亦無惡天下。楊朱而刑名宗之。莊周而晉人宗之。入主出奴。罔外二派。夫楊子爲我宗。無爲也。莊子放蕩宗自然也。豈自然不可治身。無爲不可治天下哉。老之自然。從虛極。靜篤中。得其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本。欲靜不欲躁。欲重不欲輕。欲嗇不

欲豐容勝苛。畏勝肆。要勝煩。故於事恆因而不倡。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爲。夫是之謂自然也。豈滉蕩爲自然乎。其無爲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功惟不居。故不去名。惟不爭。故莫爭。圖難於易。故終無難。不貴難得之貨。而非棄有用於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嘗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泰。非並常事去之也。治大國若烹小鮮。但不傷之。卽所保全之也。以退爲進。以勝爲不美。以無用爲用。孰謂無爲不足治天下乎。老子言絕仁棄義。而不忍不敢。意未嘗不行其間。莊周乃以徜徉玩

世薄勢利遂訶帝王厭禮法則盜聖人至於魏晉之士其無欲又不及周且不知無爲治天下者果如何也意糠粃一切拱手不事事而治乎卒之王綱解紐而萬事瓦裂刑名者流因欲督責行之萬物一付諸法而已得清淨而治於是不禁己欲而禁人之欲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不忍於不忍而忍於忍煦煦子子之仁義退而涼薄之道德進豈盡老子道乎豈盡非老子道乎黃老靜觀萬物之變而得其闔闢之樞惟逆而忍之靜勝動牝制牡柔勝剛欲上先下知雄守雌外其身而身存無

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後人以急功利之心。求無欲之體。不可得。而徒得其相反之機。以乘其心之過。不及欲不偏不弊得乎。老子兢兢乎不敢先人。不忍傷人。而學者徒得其過高過激。樂其易簡直捷。而內實決裂。以從己則所見之乖謬使然也。莊子天下篇。自命天人。而處真人至人之上。韓非解老。而又斥恬澹之學。恍惚之言。爲無用之教。豈斤斤守老氏學者哉。漢人學黃老者。蓋公曹參汲黯爲用世之學。疏廣劉德爲知足之學。四皓爲隱退之學。子房猶龍出入。

三者體用從容。漢宣始承黃老。濟以申韓。其謂王伯雜用。亦謂黃老王而申韓伯也。惟孔明澹泊甯靜。法制嚴平。似黃老非黃老。手寫申韓。教後主而實非申韓。嗚呼。甘酸辛苦味不同。蘄於適口。藥無偏勝。對症爲功。在人用之而已。內聖外王之學。闇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穀黃稗。同歸無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爲學。則仁義之實行其間焉可也。

論老子四

老子與儒合乎。曰否否。天地之道一陽一陰。而聖人之

道恆以扶陽抑陰爲事。其學無欲則剛。是以乾道純陽。剛健中正而後足以綱維三才。主張皇極。老子主柔賓剛。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體用皆出於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學之而善者則清淨慈祥。不善者則深刻堅忍。而兵謀權術宗之。雖非其本真而亦勢所必至也。老子與佛合乎。曰否否。窈冥恍惚中有精有物。卽所謂雌與母。在佛家謂之玩弄光景。不離識神。未得歸於真寂海。何則。老明生而釋明死也。老用世而佛出世也。老中國上古之道。而佛六合以外之教也。故

近禪者惟列禦寇氏而老子固與禪不相入也。宋以來
禪悅之士類多援老入佛。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蘇
子由乃謂人苟於死生得喪之妄見坦然無所怖畏，則
吾性中光明廣大之大威赫然見於前矣。何異指鹿爲
馬，種黍生稗，尊老誣老，援佛謗佛，合之兩傷，何如離之
兩美乎。河上公注不見。漢志隋始有之。唐劉知幾卽斥
其妄。所分八十一章與嚴君平道德指歸所分七十二
章。王弼舊本所分七十九章皆大同小異。又谷神子以
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後章之首。唐君相以絕學無憂

繫上章之末。訖元吳氏澄近日姚氏鼎又各以意合并之。而姚最舛矣。史遷統言著書五千餘言。而妄人或盡翦語詞以就五千之數。傅奕定本又多增浮文。王弼稱佳兵不祥章多後人之言。傅奕謂常善救人四語獨見諸河上之本。韓非最古。而所引恆遜於淮南。開元御注而贅文臆加於食母。其化漓元酒和太羹者。何可勝道。矧夫流沙西去之誕。燕齊迂怪之譚。哉著其是。舍其非。原其本。析其歧。庶竊比於述而好古者。

史記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莊子稱孔子揚朱皆南之沛見老子邊韶

碑則稱老子楚相縣人釋文引莊子注老子陳國相人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水經注陰溝篇東南至沛爲潁水又東逕苦縣故城南卽春秋之相王莽更之爲潁陵又東逕賴鄉城南又北逕老子廟東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相縣虛荒今屬苦縣故城猶老子生於曲潁間云云尤爲詳備賴厲音之轉也曲潁間卽曲仁里也

名耳字聃姓李氏

姚鼐曰此據後漢書桓帝紀注引史記原文如此也俗本字伯陽諡曰聃

蓋唐開元間自稱老子裔而媚者遂移老子傳居首又並史文改之也釋文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張守節正義云聃耳漫無輪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名耳字聃云云是唐初本猶未改也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稱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子子產是也匹夫無識聃又非諡法其妄無疑莊子稱老子居沛夫沛者

宋地而宋國有老氏然則老子其沛人子姓子之轉爲李猶歟之轉爲弋歟彭城近沛意昭常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邪然則邢昺疏稱老彭卽老子非無因也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

老子列傳

十

章以復其舊其字句之異則釋文已謂老子本眾多乖杜光庭謂後人或盡刪語詞以就五千之數今尤不可不審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導而養壽也漢書藝文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高士傳稱老萊子避楚王之聘列女傳稱老萊子行年七十為嬰兒以娛親而莊子則云老萊子出薪遇仲尼謂曰去汝躬矜與汝容矜斯為君子矣而國策客謂黃齊亦云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與老子言行殊相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則是判然二人皆與孔子同時左傳有萊駒是萊氏而稱老猶列禦寇師老商氏皆有道壽考之士所稱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

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後合。合七十歲而伯王者出焉。或

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畢沅曰：古明儋字通。說文明耳。

曼也。又云：瞻耳垂也。又云：眈耳大垂也。聲義相同。故並借用。南方有瞻耳之國。山海經呂覽並作儋耳。淮南子作眈耳。又呂覽老聃作老眈。皆其明證。鄭康成曰：老聃古壽考之號。斯爲通論矣。

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

宮元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

傅。因家於齊焉。

史記攷證曰：漢武惑於神仙方士。故司馬遷作老子傳。著其鄉里。詳其子孫。以

明老子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也。故一則曰：隱君子。再則曰：隱君子。良史苦心苦矣。張守節注翻引神仙荒唐悠謬之論。所謂夏蟲不可語冰者乎。黃氏曰：鈔曰：道家謂黃帝上天。老子西出關。爲長生不

老子列傳

十一

死之證然黃帝之墓好道之漢武親經之老聃之死學道之莊周親載之又何以稱焉世之學老

子者則紕儒學儒學亦紕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

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黃帝治效莫著於漢世故史遷舉老子我無爲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之語以明其宗旨而正其末流也

莊子天下篇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

憺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

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

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

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忽乎其若

忘寂乎其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守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老子本義

邵陽魏原著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元之又元。眾妙之門。無名無欲四句。司馬溫公王安石蘇轍皆以有無爲讀。河上公諸家皆以名字欲字爲讀。丁氏易東曰。老子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則上二句以有無爲讀者非也。下二句或援莊子云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然老又云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例老也。陳景元吳澄皆以此兩者同爲句。亦通。

至人無名。懷真韜晦。而未嘗語人。非秘而不宣也。道

老子本義

卷上

一

避舍蓋

固未可以言語顯而名迹求者也。及迫關尹之請，不得已著書。故鄭重於發言之首，曰：道至難言也。使可擬議而指名，則有一定之義，而非無往不在之真常矣。非真常者而執以爲道，則言仁而害仁，尙義而害義，襲禮而害禮。照照子子詐僞之習出，而所謂道者，弊而安可常乎？老子言道必曰常，曰元，蓋道無而已。真常者指其無之實，而元妙則贊其常之無也。老子見學術日歧，滯有溺迹，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故首戒人執言說名迹以爲道，恐其無所警識，因以天

地萬物之理指示之。猶恐其不親切也。復卽人心無欲有欲時返觀之。又恐其歧有無爲二也。而後以同謂之元。渾微於妙。總括之。凡書中所言。道體者。皆觀其妙也。凡言應事者。皆觀其微也。惟夫心融神化。與道爲一。而至於立之。又立則眾微之間。無非眾妙。凡言守雌。言不爭。言慈儉。言柔弱。種種眾妙。皆從此常無中出矣。故曰眾妙之門。蓋可道可名者。五千言之所具也。其不可言傳者。則在體道者之心得焉耳。全書大旨。總括於此。所謂言有宗。事有君也。○吳氏澄

曰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愜無名者道也有名者德也老子之意蓋以虛無爲天地之所由以爲天地者莊子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也以氣化爲萬物之所得以爲萬物者莊子所謂主之以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爲體柔弱不盈爲用觀妙之妙道也妙之一本者眾妙之妙德也妙之散殊者焦氏竝曰欲猶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之欲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云微者德之歸列子云死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言蓋無欲之爲無不待言惟方

其有欲之時。人皆指以爲有。然有欲必有盡。則復歸於無矣。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元。此蓋不得已爲未悟者言耳。故曰元之又元。眾妙之門。蘇氏轍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嘗以玄寄極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兩已蘇本作矣。皆知善之爲善。斯

不善已。劉驥本此句上亦有天下字。故有無相生。顧歡及龍興碑本無故字。○傅奕本

六相字上並有之字。難易相成。長短相形。王弼本形作較與傾韻不協。高下相

傾首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

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

陸希聲及御覽引皆無焉字。傳及碑本作作而不爲始。畢沅謂

辭始聲通。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

是以不去。

傅奕兩居字並作處。河上公作弗居。末三句從淮南子。

此明首章常名無名之旨也。蓋至美無美。至善無善。

苟美善而使天下皆知其爲美善。則將相與市之託

之而不可常矣。此亦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

後之類。然當其時。適其情。則天下謂之美善。不當其

時。不適其情。則天下謂之惡與不善。聖人知有名者

之不可常。是故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豈自知其爲美爲善哉。斯則觀微而得妙也。若然者。萬物之來。雖亦未嘗不因應而生。不有爲不恃。終不居其名矣。夫有名之美善。每與所對者相與往來。興廢以其有居則有去也。苟在己無居。夫將安去。此乃無爲不言之美善。無與爲對。何至於美斯惡。善斯不善哉。斯真所謂常善也。○作焉不辭。碑本作而不爲始。義正相備。蓋萬物作焉而後應之。不辭耳。此因應無爲之道也。吳氏澄釋爲言詞之詞。謂天何言哉。姚

氏謂作使也。以身爲萬物使而不辭其勞，皆非本意。

右第二章

姚氏兼合此章與下章爲一。云萬物作焉以下處無爲之事也不尚賢以下行不言

之教也。今不取。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

傅奕本作使民心。淮南子無民字。

是以聖人之治。

去聲。李道純本

無之治二字。傅奕本之治下有也字。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

願歡本下有字。

無知。無欲。使夫

音扶。知者不敢爲也。王弼本

作智者。焦竑云一本無敢字。傅奕本無也字。

爲無爲則無不治。

治去聲。傅奕本治作爲。又

治下有矣字。河
上王弼本無。

老子救世之書也。故首二章統言宗旨。此遂以太古
之治。矯末世之弊。夫世之不治。以有爲亂之也。有爲
由於有欲。有欲由於有知。日啟其無涯之知。而後節
其無涯之欲。是濫觴江河。而徐以一葦障之也。太上
未嘗自謂有知。未嘗見有可欲。故其治世也。亦然。所
謂賢者。專指瑰材畸行而言。蓋君子好名。小人好利。
賢與貨皆可欲之具。是故人以相賢爲尙。則民恥不
若。而至於爭。貨以難得爲貴。則民病其無。而至於盜。

皆由見可欲耳。治世人尚純樸無事乎以賢知勝人。物取養人無貴乎難得而無用。則賢與不賢同用。難得與易得等視。民不至見之以亂其心。而爭盜之原絕矣。夫民心之不虛者以其有可尚可貴可欲之事也。志以不弱者以其有爭盜悖亂之萌也。今既心無外慕而虛矣。則腹雖實而含哺鼓腹自無所紛其心。志無忿競而弱矣。則骨雖強而精足筋完自無所逞其力。蓋道以虛爲體。以弱爲用。無事乎實與強也。故可實者惟腹而已。可強者惟骨而已。以虛弱爲心志。

而置強實於無用之地。則其心志常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無爲。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爲。而自不敢爲。無爲之爲。民返於樸而不自知。夫安有不治哉。張氏爾岐謂心腹志骨四者皆借喻也。聖人之治。於華豔之事則務空之。於質樸之業則務充之。於爭競之端則務塞之。於自立之實則務崇之。使民無知而不生分別之見。無欲而不起貪得之心。其說亦通。至後世養生家亦借四者爲說。則舛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

沖說文作盅。傳奕本亦作盅。淮南子及諸家作沖。姚鼐曰：道盅句與宗爲韻。

又

弗盈。

河上王弼本作或不盈。開元蘇轍本作淵兮似萬。似不盈。傳奕本作又不滿。此從淮南子。

物之宗。

淵兮河上本作淵乎。釋文作淵。控其銳解其紛。紛碑本作忿。釋文云一本作忿。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碑本無兮字。或存作

常存。河上王弼本作

吾不知其誰之子。

象帝之先。陳象古本

誰下無之字。

此章乃常無觀妙之事也。說文曰：盅，器虛也。道之體

本至也。而用之有能不盈者乎？則淵然其深，物物而

不物於物，似萬物之宗矣。夫人之用所以常失之盈

不物於物，似萬物之宗矣。夫人之用所以常失之盈

者恃己之銳而與人爲紛。以己之光而照人之塵也。挫其銳則紛自解矣。和其光則塵自同矣。是其用之能不盈也。湛兮若存。則其體仍虛矣。世或有斯人。則體用一源。復乎道之本然。象帝之先矣。而誰其能之哉。李氏約曰。象似也。道性謙約。故不云定處其先。而云似。蘇氏轍曰。銳挫紛解。則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以塵之至禤而無所不同。則於萬物無所異矣。聖人之道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似

或存耳。源案末二語就體道之人言之。方平易親切。諸家皆謂推極然問道爲誰氏之子。旣太支離。而推道爲在帝之先。又太幻渺。故並不取。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

地之間。其猶囊籥乎。虛而不屈。王弼作攏。傅奕作調。顧

動而愈出。多言數窮。傅奕作言多。歎作福。此從河上本。不如守中。谷神不死。

是謂元牝。谷。釋文云一本作浴。辭。蕙曰。牝讀若火。與上

其非元牝之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諸本天地之根無之字。惟列子

中更有門也。

反傳奕本有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知己道不行。憫世亂之不救。而思遺世隱處。獨善其身之言也。聖人斥當世之君。予聖自雄者。結芻爲狗。用之祭祀。既畢。事則棄而踐之。老子見亂世。民命如寄。故感而言曰。悲哉。天地有時而不仁乎。乃視萬物如土直。而聽其生死也。聖人其不重仁乎。乃視斯民如草芥。而無所顧惜也。諉之於天地。尊之爲聖人。蓋悲天憫人。無所歸咎之詞。然將諉之於天地。而天地不可諉也。夫天地無心而成化。猶橐籥然。中

虛無物。氣機所至。動而愈出。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是聖人固宜有憂矣。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則有心而無爲。百姓萬物之責在於聖人。則非天地之能芻狗之。而人之芻狗之矣。言至此而老子不欲長言矣。然則吾生天地間。旣不能使民物各遂其性。而吾亦將自棄其性。一任天人之芻狗之乎。近取諸身。則吾身一小天地也。返觀默識。吾有中而自守之。亦何爲曉曉多言。以其身深與天下事。而自取理數之窮乎。黃帝之書有之。其言谷者。

卽中也。牝卽谷也。不存之存。所以立體無用之用。所以應物。誠能體此而守之。小則爲養生專氣之術。大則爲虛靈順應之道。何窮之有哉。蓋虛無因應。用之于世。則爲聖人無爲之治。旣不得用。則徒言何益。適足招損耳。不如約其道而用之。返諸一身。微妙渾然。而在我之天下。已義皇矣。此太上無言之教也。○外橐籥。機而鼓之。致風之器也。屈竭也。首以天地聖人並言。而繼但言天地。不及聖人者。是卽老子不欲多言之故也。數窮。釋文謂理數勢數也。中者虛中。謂

心也。谷牝皆中之喻。谷神喻其德。立牝喻其功也。谷之於譽。惟其無所不受。是以無時不至。是其神之存於中而長不死者也。天下之物。惟牝能受。能生。若夫受而不見其所以受。生而不見其所以生。則尤玄妙不測之牝也。可以母萬物。而萬物皆從此門出。豈非天地根乎。是卽首章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是常道也。綿綿若存。觀妙之事。用之不勤。觀微之事也。吳氏澄曰。谷虛則神存於中。若存卽神之存。勤猶勞也。凡氣逸用之則養而日增。勤用之則虛。

而多耗神常存則氣不耗散也。

右第五章

河上公多言守中以上爲前章姚氏兼以

上轉下之語故上屬下屬皆可相通而義終未備惟
承樂大典所載王弼本及吳澄本合爲一今從之案
列子引谷神以下爲黃帝書可見老子言方畢因引
古語以明之其不得別爲一章無疑此章自來解
者皆首尾橫決詞義間隔其尤誤者莫如以不仁芻
狗爲明因物無心之道夫人與芻狗爲二物若聖人
之於百姓同一人耳安得而芻狗之乎且三寶首慈
天將衛之以慈救之而捲捲致痛于佳兵不祥之戒
若以不仁爲教豈一人之言而矛盾若此且如其說
與通章亦不相貫而以橐籥爲守中之喻以數窮爲
多言之耗氣皆支離之甚王氏道有曰後世不明于
芻狗萬物之言而因謂道德之禍流爲刑名此亦多
言數窮之驗老子著書而其言若此夫
非有大不得已于中者乎斯論得之矣

天地長久

碑本作天長地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黃茂材本地下有之

字程大昌本無者字

且字碑本無當從之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長生碑作長久是

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

傳奕非字作不河上本無非邪二字此從淮南子及王弼本

故能成其私

上章谷神不死而爲天地根此天地之所以長久也

天施地生而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使天地而自私

其身則天地亦一物矣何以能長且久哉是以聖人

處柔處下本以先人而後其身也而人愈貴之寡欲

無求本以利人而外其身也而人愈不害之其後身

外身。夫非心之無私邪。乃身以先且存焉而成其私。亦理勢之固然耳。程氏俱曰天地人同源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人獨不然者。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而騁無益之求。貴其身而身愈辱。厚其身而身愈傷。是世之喪生者。非反以有其生爲累邪。黃老之指如此。豈養生家自私其身者所得託。

哉。李氏嘉謨曰：天不愛其施，地不愛其生，是謂不自生。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此天施地生之道，所以未嘗一日息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陳景元作又不爭。

處眾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

處，傳奕本作居。宋徽宗本，眾人下無之字。惡，去聲。傳奕本，道下有矣字。

居善

地，心善淵，與善仁。

仁，傳奕作人。

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

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傳奕，尤下有矣字。

李氏贄曰：凡利物之謂善，而利物者又不能不爭，非

上善也。惟水不然。眾人處上。彼獨處下。眾人處易。彼獨處險。眾人處潔。彼獨處穢。所處盡眾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此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以下。則言聖人利物而不爭之實。非仍指水也。呂氏惠卿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謂居善地也。七者皆出於不爭。而要以處善地爲本。蓋居善地則能處眾人之所惡。故不爭而天下莫能與爭矣。吳氏澄曰。所舉居善地以下數事。皆擇取眾人之所善者以爲善。非上善也。惟有此善而能不爭。如水之源處上。

而甘處於下。乃上善也。眾人惡處下則必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不爭則何尤之有。○蘇氏轍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天一生水。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爲水也。二者皆自無而之有。去道未遠。故可名之善。未有上於此者焉。道無所不在。水無所不利。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處湛靜。深不可測。善淵也。挹而不竭。施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以載則浮。以鑑則清。以攻則堅。彊莫

能敵善能也不舍晝夜盈科後進善時也夫有不善而未免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兼此七善而不爭故無尤矣源案居善地以下諸解或以水或以人皆可通惟卽以此數者爲上善則不若以不爭爲上善之說之得焉耳。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持司馬本作持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傅奕本作

敵而視之王弼亦作視此從淮南子保碑本作寶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

室河上及諸本

作堂此從王弼傳奕本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驕司馬本作驕

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

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王弼作功遂身退。李約本名作事。此從淮南子所引。

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爲不善。況盈不持而金玉滿堂者乎。將多藏厚亡。莫之能守矣。況銳而不揣而富貴益驕者乎。將未能驕物。先自遭咎矣。蓋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夫何以能不溢不危哉。法天之道而已。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天地尙然。而況於人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

而有悔也。聖人功成而不有，安有盈，名遂而不居，安有銳。蓋隨事大小而能自全，故曰成曰遂也。若不知自足，則何時而爲成，何日而後遂邪。此言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守而行之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

營讀爲魂

抱

一傳奕作衰古今字

能無離乎

河上公無六平字

專氣

至柔

諸本作致

能如嬰兒乎。滌除元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

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釋文云河上本治又作活知又作智恃作侍。

爲雌河上公作無雌。○河上王弼本無爲無知前後互易。傅奕本爲乎知乎上有兩以字。○焦竑云一本無生之畜之四字。

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此章字句並從淮南子。

載猶處也。營魄卽魂魄也。魄卽是一載卽是抱魂載魄。動守靜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本非二物。然魂動而魄靜。苟心爲物役。離之爲二。則神不守舍。而血氣用事。惟抱之爲一。使形神相依。而動靜不失。則魂魄卽魄。魄卽魂。何耗何昏。乃可以長存。蓋非偶載之難。亦非抱一之難。而常不離之難也。修身養生道皆如此。

專卽易其靜也。專之專言專一純固無所發露。所謂純氣之守也。有一毫失之粗則剛而不能柔。必如嬰兒之和氣內充一而不雜而後爲至柔也。至人外不爲魄所滯內不爲氣所使其自治可謂善矣。然猶恐有餘疵之存也未學之疵粗而易改旣學之疵微而難除或守之徒滯而運用不靈或執之未化而常存我見是皆足爲病而未盡合乎元也必加以滌除瑕垢之功重以返觀內照之鑒其果純合自然而無所疵已乎。焦氏竝曰前三言者老子示人可謂切矣。然

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誤認前言。其
不以輓斷爲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所言載營魄
者。非拱默之謂也。卽愛民治國而能無爲也。所謂爲
無爲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卽天門開闔而
能爲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元覽者。非昧晦之謂
也。卽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
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於生之畜之。爲之長之。
皆不廢矣。而無爲也。爲雌也。無知也。則生不有。爲不
恃。長不宰者。非立德而何。此關尹子所謂在己無居。

形物自著。莊子所謂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者。夫豈棄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哉。○蘇氏轍曰。聖人於道旣以治身。又推其餘以治人。然皆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陽動陰靜。一開一闔。治亂廢興所從出。眾人當此際。患得患失。每先事而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倡而後和。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言其先後適與天命會耳。故能爲雌者不失時也。李氏贄曰。抱玄守一。神不外馳。則中有主。而天門開闔常在。

我矣。彼世之不能自主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不離乎？張氏爾岐曰：元覽卽觀妙觀微之觀。天門開闔，指心之運動變化言。朱子曰：老子之學，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主。與莊生釋氏之旨，初不相蒙。而說者常欲合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此解老者之通蔽也。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

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輻輪之轅也。載眾輪所湊之心。攷工記云。載也者。所以爲利轉也。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正同斯悖。埏和也。埴黏土也。和水土而燒爲匄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也。無皆謂空虛之處也。吳氏澄曰。器以貯物。室以居人。車以載重。致遠皆所以爲天下利。利在有也。然車以轉軸爲用。器以容物爲用。室以出入通明爲用。皆在於空虛無礙之處。人之腹

實而心虛亦猶是也。呂氏惠卿曰：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觀于車器居室而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爲用者，何邪？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所以觀其妙；出而未嘗無物，所以觀其微。故曰：利用以安身，而入神以致用也。知兩者之合一而不可離，則至矣。薛氏蕙曰：章末雖並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則卽有而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管。故借人所明數事以曉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令爽皆平聲。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爽差也。謂失正味也。視久則眩。聽繁則惑。嘗多則厭。心不定故發狂。不知足以取辱。故行妨。李氏約曰。目無厭。腹知足。故聖人去取異焉。目外視。故云彼。腹內實。故云此。呂氏惠卿曰。腹無知。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而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

也。猶易艮其背。陰符機在於目之意也。葉氏思靖曰。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爲實腹而養己。不爲悅目而徇物。然食味別聲被色。數者皆不可絕。惟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凡染塵逐境。皆在於目。故始終言之。此顏子四勿所以先視而剷除六根以眼色爲首也。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勿爲外邪所實。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

此句化本亦有若驚二字。惟河上及開元

本無寵爲下。二字從王弼傳奕開元本。河上作何謂寵辱辱爲下。陳景先李道純作何謂寵辱若

爲下。俱謬。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吳澄本無

此六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一本無惟吾

有身。苟吾無身。苟字諸本皆作及此從傅奕本。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

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矣。

寄託下各本無于字。開元本兩可字皆作若字。傅奕本天下下各有者字。兩可字上皆作則字。天下末各有矣

字。此四句並從淮南子及河上本。

寵榮也。貴重也。世人不知辱之爲辱而寵之不知患

之爲患而貴之。是榮其辱而貴其患也。若驚甚言其

寵也。若身甚言其貴也。夫人莫不惡辱而畏患。今反謂其寵而貴之。何哉。蓋世人相習於妄見。則不知反其本。相安於當境。則未觀其終。何謂人之寵其辱哉。正以可辱者。卽人之所謂寵也。夫寵人者。上人。寵於人者。下人。爲人下。非辱而何。而世人反榮之。得之則驚喜。失之則驚憂焉。是豈非惟辱是寵乎。寵辱之寵。以己言。寵爲下之寵。以人言也。何謂人之貴其患若身哉。正以可患者。皆人之所謂。必不可無者也。人惟自私其身。有欲則有患。苟能外其身後其身。何患得。

患失之有然則凡養身之可欲者非大患而何而人
專重之一若與生俱生而不肯暫舍焉是豈非貴大
患若身乎是皆不知自重自愛之道故也倚人之寵
以爲重而適以自輕若果能自重則雖榮以天下而
不肯輕以身處之矣徇外之求以自奉而適以自苦
若誠能自愛雖付以天下而惜以身任之矣如此則
若以身寄託於天地之間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直
若寄焉而已淮南子引老子此語而證以太王避邠
杖策而去於岐山之下是也夫不能寵者復何辱之

有身外無所貴者。夫何患之自取哉。此章謬解不一。大抵以驚寵爲當然。以忘身爲幻泡。以寄託爲可付重任。今悉不取。而擇其稍合者於後。○吳氏澄曰。人以爲榮者。自知道者反觀之。則辱也。有何可愛。而愛之者於此而驚焉。人以爲大利者。自知道者反觀之。則大患也。是豈足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是故被寵至卑下耳。而得失動心。身外之物至輕耳。而若與身俱有。則惑之甚也。呂氏惠卿曰。寵者畜於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

有驚。既驚其得。復驚其失。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

一本無此字。

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蘇轍本故下有復字。

其上。

不皦。其下不昧。

傅奕本作其。其上之。其下之。

繩繩兮不可名。

王弼無兮字。

復。

歸於無物。

蘇轍本物作象。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忽恍。

碑本無是謂忽恍四字。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吳氏澄曰。此章專言德迹之呈露者。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指德而言也。德在有無之間。故雖若有名而不可名。無物指道而言。反還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同至於初是也。道紀者德也。呂氏惠卿曰。無前後則無古今矣。無古今則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知今之所從來。則知古之所自始。所謂無端之紀也。道不可執。得此則可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道紀也。

右第十三章

姚氏肅以此通下章爲一章

古之善爲士者

傅奕本道

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

識故強爲之容

傅奕本容下有曰字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

若客渙若冰將釋

諸本豫猶儼渙下多有兮字陸希聲無之王弼豫兮作與焉儼兮下有其

字各作容冰下有之字釋文云豫或作與碑本釋作洵下三句作渾若樸曠若谷混若濁敦兮其若

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

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傅奕本靜上有澄字徐上各有而字陸希聲無久字司馬無動字今

從河上本以止與久爲韻

保此道者不欲盈

高誘淮南子注曰保本作服夫惟不

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傅奕作是以能蔽而不成碑本作能敝復成王弼作蔽或又作弊此

從淮南
子引。

此章不言聖人至人而言善爲士者是專示人入道之要而強爲之容也。麤盡而微微至而妙妙極而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行迫而後動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如有所畏也。儼若客不敢肆也。此三者皆有道者不敢爲天下先。其容若此。然其豫猶儼恪者。初非有所執而不化也。渙若冰之將釋。油然無形而物莫之覺矣。夫奚滯之有乎。故又以下三者形容之。爲

道至於融釋。則反本完真。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雕。於人僞。故若樸也。性全而不自有其全。無所不受。故若谷。水性本清而不自潔於物。故若濁。夫七者有道之容。而卽求道之要。豫猶儼恪者。所以入德也。旣渙然冰釋。乃能希夫敦樸曠渾之全。所以成德也。道至於濁。則和光同塵。與物一體。此忘我之極而最難者也。故卽承濁。問曰孰能濁以止乎。濁者動之時也。動久而靜。吾恐其又察察以爲清矣。因又承靜。問曰孰能安以久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吾恐其又紛

紛而生起矣。是皆知道而不能自保者也。所以不能保。皆由其易盈。是以分別與躁動乘之而不能止。且久。惟不以善自盈。則能安其傲而不求新成。斯則其能濁也。安以久也。如此則微妙元通之道。斯可保矣。蓋敦樸曠渾者。濁之容。豫猶儼恪者。安之容。皆以沖得之。以盈失之者也。老子之大成。若缺。其用不傲。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保此道之謂也。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靜傳奕並作靖。吾以下河上有。

是字。觀下王弼無其字。此從淮南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夫物釋文云一其字。此從淮南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作凡物。傅奕芸芸作貳貳。王弼各下有復字。歸根曰靜。靜曰復命。靜曰莊子作萬物云云各復其根。謂是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碑本作公能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此極言體常之要。其入手在於觀復。觀復卽觀微也。夫物芸芸五句。上卽物理之自然。以推動常歸靜之旨。自知常曰明以下。乃言學道者觀復之明。以明致虛守靜之效也。致者至其極也。虛者無欲也。無欲則

靜蓋外物不入則內心不出也篤固也學道而至于
虛虛而至其極則其守靜也篤矣故下文專卽至靜
而言之致虛而未知實之卽虛守靜而未知動之卽
靜者觀無于無而未於有觀無故耳凡有起於虛動
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
也第眾人之於物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
惟知道者虛靜之至則見其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
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知作者之皆妄而靜者
之爲常則執性命以命羣物常有而常無常作而常

靜知幾之謂明矣。何有妄作之凶乎。夫知非聞見測度之謂也。能渾一於物我之間。外無不容。而內無或私者。庶乎真知之矣。是故言其大則內聖而外王。言其化則合天而盡道。盡道者無化焉。常而已矣。久而不死者。常之謂也。○蘇氏轍曰。致虛未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邱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而後不爲變之所亂。知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

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猶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性命者，萬物之根也。苟未能自復其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惟歸根以復於命，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故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妄。雖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苟知其皆妄，則雖讐仇將哀而憐之，何所不容哉！則彼我之情盡，尙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下知

吳澄作不知。王弼作其次親而譽之。問元御。注作其次畏之。侮之。陳象古作畏而侮之。信不足有

不信。二句未王弼皆有焉字。陸希聲本無。猶兮其貴言。王弼作

文云一作由兮。陸希聲無兮字。碑本功成事遂。一作百

姓皆謂我自然。傅奕言言下有哉字。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

有大偽。傅奕廢下出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

臣。傅奕本作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各本絕聖棄智二句在絕仁二句之絕巧棄利。盜賊無

有。二者以爲文不足。傅奕作以爲文而未故令有所

屬見素衷樸少私寡欲

古今作抱

陸氏希聲曰太古有德之君無爲無迹故下民知有之而已德旣下衰仁義爲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及仁義不足以治其治則以刑法爲政故下畏之及刑法不足以服其意則以權譎爲事故下侮之此皆由誠信遞降故漸有不信若夫在上者行不言之教而及其成功百姓各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與侮之心不生於世矣吳氏澄曰猶兮其貴言使民陰受其賜皆謂我自自然如此不知其

爲帝力。此則太上不知有之之事也。夫不知有之者，大道親譽之者，仁義畏之者，智慧侮之者，大僞是自大道一降再降，共有此數等。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緩。智慧出而適有大僞，則其變爲甚。亟六親不和二語，亦大道廢有仁義之事而推言之耳。以上言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以後言治化之復，以示返本之漸。聖智，智慧也。巧利，大僞也。絕棄帝者，仁義以返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父慈子孝，如淳古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及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

百倍於王之時矣。絕棄伯者巧利。以及於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修明。亦無有爲盜賊者矣。此三者指仁義聖智巧利三事也。屬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文不足。自皇而降。漸趨文。故遞以前此之文爲不足。而各附著於所尙。是以屢變而趨於末。而豈知大道之民。見素抱樸質而已矣。如此則少私寡欲。何以文爲。上云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又言民復孝慈者。蓋人孝慈則無孝慈之名。此名實文質之辨也。以

是推之。則真仁義者無仁義之迹。真聖智者無聖智之名。亦若是而已。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則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李氏嘉謨曰。道散則降而生非。僞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子子。而人以煦煦子子懷其德。則大道之公者散矣。又不幸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之似而行之。則僞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僞旣多。無非非。

者羣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見而愈下也故老子教以絕利一源返本救末之要蓋仁者不自以爲仁義者不自以爲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美利不言所利使巧利而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眾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聖人惡僞之

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源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樸素先民而不欲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如此故不敢以文欺物而亦不以文自欺

右第十六章

河上公以我自然以上為一章大道廢四句為一章絕仁棄義至末為一章今

改其詞義相承別無更端故永樂大典王弼本合後二段為一章得之矣吳澄本並通三章為一章於義尤備故從之至唐張君相以下章絕學無憂句附此章之末而姚氏解從之則文義音韻俱不協今不取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

奕作美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荒兮句碑

本作莽其未央傳奕無哉字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如字傳奕皆作

若陸希聲王眞本春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在登下此從王弼本

泊一作怕傳奕作魄碑本我乘乘兮若無所歸傳奕作

其不足以無所歸陸希聲作傑傑眾人皆有餘而我獨

兮若不足似無所歸此從河上本我遺傳奕無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

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沌沌河上作純純釋文云或

察悶悶傳奕作督督悶悶又昭督上並有忽兮若晦王

皆字釋文云昭一作照若昏王弼作昏昏王作澹兮其若晦河上作忽兮若海唐易州忽兮若無所刻作忽若晦案劉熙釋名云海者晦也飄兮若無所

止

颶河上作漂。王弼作颶。釋文云梁簡文作颶。又或作淵。明焦竑本作寢若無作止。

眾人皆有

以我獨頑似鄙。

河上王弼本我上有而字。似作且。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

母。

傅奕作我獨欲異於人。開元本作貴求食於母。自注云舊無求於二字。子所加也。晁說之稱明皇本作兒

貴求食於母。恐誤。

上章言治國之道。惟絕聖智巧利則無弊。所以言無

為之用。此章言修己之道。惟絕世俗末學則無憂。所

以明無欲之體也。唯之與阿。至荒兮未央。七句。言世

人為學多憂之事也。眾人熙熙。至我獨若遺。八句。言

己之無所欲於外也。我愚人之心。至頑似鄙。十句。言

己之不求知於內也。末句正與章首句相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蓋憂生於畏。彼世之爲學者。但以爲善勝於惡。揚揚自得。而以吾觀之。正猶唯之與阿耳。何者。論斯人之本心。豈真樂唯而苦阿。樂善而苦惡。二者之間。相去幾何。徒以人皆唯阿之。慢人而取辱。畏惡之。失譽而招刑。是以亦不得不畏彼而爲此耳。迫於無可奈何而爲之。且抱此憂以畢生。而荒兮安有窮極乎。然在世人之心。豈真知其多憂。彼固將以求樂。方熙熙然。徇物有餘也。且

世人心又豈自以無知。方且自以爲昭察。而視我爲沌愚昏悶頑鄙也。然則豈我獨甘爲其賤。而異於人情乎。我固自有我之所貴。但與人不同耳。德者萬物之母。道又德之母。眾人逐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我獨遺而去之。味道德以自養。然則絕憂畏之學者。正所以貴食母之學也。而揚子雲謂人而絕學。雖無憂如禽何。豈知所以絕學之意者哉。澹泊然情欲未萌。如嬰兒未能咳笑之時。初不知外物之可樂也。乘乘然寄寓於物而不著於物也。眾

人皆有求贏餘之心。我獨遺棄之。豈真愚而如此。沌
沌然哉。蓋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是以人若
昭察而我若昏悶也。如此則此心茫茫所向。如乘舟
大海之中。漂浮而無繫著。卽乘乘若無所歸之意。有
以有爲也。頑似鄙者。若遠鄙之民。不識都邑也。食母
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貴食母者。卽嬰兒未咳之
義也。

右第十七章

姚鼐本以首句屬上章。又以此章通下
章爲一章。曰唯之與阿以下。求道者之

狀。孔德之容以下。得
道者之實。今不取。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是從傅奕作之從。

道之爲物。惟恍惟忽。

兮。恍其中有象。

恍兮忽。

其中有物。

窈兮冥。

其中有精。

忽兮恍。

其中有信。

自及今。

四句。河上本上下互易。王弼作恍惚。河上作恍忽。傅奕作芒芬。窈又作幽。開元本無前三其字。河上王弼本三

其上各有兮字。顧歡本作惚恍。中有物恍惚中有其精。窈冥中有精。此數句從文選注及明焦坡本。

甚真。

碑本無此句。

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闡眾甫。

傅奕古今二字互倒。

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傅奕何以作奚以。王弼然哉作

狀哉。李約本無哉字。釋文云一作吾何狀也。

孔大也。從自也。言盛德之容。皆自道中出也。恍忽似

有似無。窈冥則全不可見。此皆言道之無也。有物有

象者德之容。猶其粗者。德則有物有象之本。尤其精也。莊子云。以德爲本。以本爲精。是言德出乎道也。信驗也。甫者稱謂之直詞。眾甫猶言眾有。廣雅云。甫眾也。○王氏道曰。孔德之容。卽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盛德之容。皆從道出。此聖人所以貴食母也。下乃反復形容道體之妙。物卽象也。真卽精也。信卽真也。變文協韻耳。眾甫。天地萬物自道出者皆是也。眾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出。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爲道所閱哉。正以體道。

至真至信無可變壞故常主萬象如傳舍之閱過客
然也李氏嘉謨曰有中之有眾皆以爲有而不知盡
妄也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不知其有至真也惟其
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終
古不變不易聖人所以能觀羣有之始而知羣有之
所由然以其體於至無故能觀眾有也源案焦氏竝
以甫爲始謂觀其微則後際空閱眾始則前際空萬
物並作而觀其復則當虛空姚氏鼎又謂眾甫聖賢
也同有此道可以知先聖後聖之狀如一矣二說並

通然非本旨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

直傳奕及碑本作正

窪則盈

河上作窳願歡作澆

敝則新

王

作蔽河上作弊

少則得多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無是

不自見故明

不自恃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以二字抱一下有以字

不自矜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莫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傳奕虛言

誠全

下有也字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而歸之

莊子天下篇稱老子之學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故此

以曲則全一語始終之者蓋不欲直不欲盈不欲新
且多皆不求全之推也曲者一曲也抱一故爲曲然
而全德在此矣不云少則多而析爲兩言者以啟下
文抱一之旨也一者少之極然抱之以爲天下式則
其得多矣彼喪生由其多方而亡羊苦於歧路皆多
則惑者下章以爲天下式爲天下谿爲天下谷並言
蓋式者車所俯憑物卑而人敬之故以喻聖人沖虛
之德也夫目至明而不自見使目而自見則不明矣
人之不自是自矜自伐亦猶是也能是者無佻焉抱

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樂推而曲全之耳。曲則全。蓋古有是語。而老子述之。故又申之曰。此豈虛語哉。夫固誠然之理之效也。蓋正言若反。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孰是執信不惑者乎。其丁寧之意至矣。○蘇氏轍曰。直而非理。則非直。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眾所歸者。下雖欲下。盈不可得也。昭譽非道。悶悶者雖敝。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其一。本則無所不得。若多而逐於末。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由全枉直。窪盈敝新。皆抱一之餘也。故

以抱一終之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伐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呂氏惠卿曰天下之物惟水爲幾於道涓源濫觴而卒會乎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惟抱一者足以語此故曰少得而多惑蓋可曲可枉可窪可敝無往而非一也

右第十九章

晁氏說之曰嚴君平老子指歸谷禪子注類與諸本章句不同加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屬下章之類○姚氏解通下希言自然踐者不立爲一章曰全言然三字爲韻吾誠有全德而

天下歸之則希言而自然矣。飄風疾雨以下，舉枉則直，淫則盈之意，信不足以內，不足而故爲有餘，多則惑者也。說頗牽強，今不取。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

希作稀，終朝作崇。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

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道者同於道

事於德者，從事於失者。二句，河上王弼諸本重出道者二字，並非是。此從淮南子。同於道者道

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此三

上王弼本得上並有樂字，河上本作同。信不足有不信

於失者，失亦樂失之。傅奕無三同字。二句，王弼本有兩焉字。跛者不立，跛王弼跨者不行。自

傅奕惟上句有焉字。

跛者不立，作企。

跨者不行，自

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

道也。

王弼作其在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一本或作故。

故有道

者不處。

傅奕處字下有也字。

上章言有道者所抱之事。此章言與道相反之失義。互相發。觀自見。自是自矜。四語與上章重出。而一正言。一反言。是也。希言而立。同自然者也。風之飄。雨之驟。立之企。行之跨。食之餘。形之贅。皆非自然者也。蓋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如時雨之應會而至。不疾不徐。若非自然而強談詭辯以驚世。此猶飄風暴雨。徒

盛於暫時而已。道者德者失者。統言世上從事於學之人。有此三等也。全其自然之謂道。有得於自然之謂德。失其自然之謂失。同猶尚書與治同道與亂同。事之同。得之猶從之。言爲道爲德爲失。初非生而分別。但人之從事於學者。所得各有不齊。是以各以類別耳。道本自然。人每以造作失之。無非自取。故王弼有云。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累少則得行。得則與德同體。故曰同於德。累多則失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其說近

之而諸家解者皆以此爲至人立同應物之旨牽強不倫惟傅奕古本文義可徵耳同於失者所謂信不足也失亦得之所謂有不信也已之誠信不足而後人不信人不信而後嘵嘵以言惑人其尙能希言自然乎吳氏澄曰自希言至有不信旣以言明道之得失矣自跂者不立以下又以人之行立譬前事蓋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跂焉跨焉增高繼長何異飄風驟雨之不能常人乎彼內挾其自見自是之心而外奮其自矜自伐之習者若律諸

自然之道何異食之餘形之贅同爲加多於當分之外哉幽顯之間當有物惡之矣物兼人鬼神而言司馬氏光曰行形古字通用棄食之餘適使人厭附贅之形適使人醜呂氏惠卿曰夫道處眾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眾人之所惡而棄之者也高亢剛強眾人之所惡而爭之者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爲不爭一也

右第二十章

河上公本分信不足以上爲一章以下爲一章諸家因之惟吳氏澄本合爲一

章今從吳本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寥鍾會作廖。傅奕作莫。獨立而不

改。王弼無而字。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字之上。傅奕有故強二字。強爲之名曰大。司馬程俱本作強名之。大曰

逝。逝曰遠。遠曰反。反河上及傅奕作返。此從王弼。故天大地大。道大王

亦大。王字傅奕作人字。河上王弼諸本道大在天大地大之上。域中有四大。而王處

其一焉。河上王弼處字作居。此從淮南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李約以人法地地句法天。天句法道道句法自然句。

有物卽前章道之爲物也。混渾同。先天地生。所謂無

名天地之始也。寂兮無聲。寥兮無形也。體獨立而用

周流是則有名萬物之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道者，取於無物不由也。道不足以盡之，故又強名之曰大。乃自大而求之，則逝且遠矣。自遠而求之，則反而近矣。言其遠大，則天地莫能盡言；其反則又具之人身而各足。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是以人與三才參其大，惟其同法乎道故也。末四語以人法爲主，蓋人性之大與天地參。前章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是王者人道之盡而與天地同者也。言王者何

以全其大乎。亦法天之無不覆。法地之無不載。法道之無不生成而已。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自然者性之謂也。人而復性。則道之量無不全矣。非謂人與天地輾轉相法。而以道爲天地之父。自然之子。並王爲域中五大也。

右第二十一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靜傳奕作靖。

是以君子終日行。

君子王弼作聖。

人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燕王弼作寡。奈何萬乘之

主。

傳奕作如之何。

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失根釋文作失。

失根釋文作失。

本河上公作失臣此
從永樂大典王弼本。

根本必重於枝葉。君上必靜於臣下。故取以喻也。躁者動之甚也。車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以輜重在後。不敢遠離。是輕之本乎重也。雖有榮華游觀之地。而不及超然燕處。是動以靜為主也。故君子於天下事。必持重而主靜。韓非子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制躁。此之謂也。李氏贇曰。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則。以重爲之根也。有燕處則雖有榮觀而不爲躁。何則。以靜爲之君也。

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呂氏惠卿曰。凡物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故本能制未靜者御物。躁者御於物。故靜能君躁。雖行動居處之間。猶不能離此理。況任重道遠以觀天下者。而可不靜且重乎。蓋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則重矣。爲而無爲則靜。苟其動常在於不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爲。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能靜矣。○李氏嘉謨曰。行必輜重。喻聖人終日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榮觀燕處。喻聖人凡事無不爲而常無爲也。彼爲天下主。而徒以

身馳驅於其末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耶吳氏澄曰以身輕天下謂以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輜重燕處姑指一端而言凡人之治心治身與夫下勢當作勢之居重御輕兵法之以靜制動皆不出此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傅奕本善行善言善言善計善閉善結下各有善字又作善數者無籌策陸希聲策作算傅奕權作鍵兩而不可作故不可淮南子閉結下有者字開解下有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

棄物。

佗本兩故字下無人物二字。此從淮南子故人故物傳奕本同。

是謂襲明。

是以聖人下四

句傳奕謂河上本有之。古本無按淮南引老子曰。人故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則知非河上所增出也。故

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善人不善人下。傳奕各有者字。

善言善行。所以爲計。爲閉。爲結之具。而善計善閉善

結。乃所以爲善救之具。是常善救人。卽以上五者救

之也。於此則天下無不救之人。而無棄人矣。蓋潛移

默運。銷之於未然。轉之於不覺。救人而無救之之迹。

豈非重襲不露之天明乎。後章言是謂微明。襲明猶

微明也。又云是謂襲常。襲明猶襲常也。蓋知常曰明也。夫世不藏其明者。救一人則己欲居其功。而好爲人師。人有可棄。輒顯刑其罪。而幸爲己利。是皆不善救人。所以多棄人也有道者之天。明旣藏而不露。則不好爲人師。不欲以善自名也。不利他人以爲己資。不欲名人之爲不善也。如此則己雖大智而渾然無所分別。不啻大迷。故人之視之者。亦忘乎彼之爲善己之爲不善。此所以爲其轉移而不自知。是真聖人襲明之妙用。至要不煩而至妙不測者也。吳氏澄曰。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善救人善救物此七者聖人不可名之善也善人不善人二者此常人兩可名之善不善也不彰其不可名之名者是謂襲明不分行兩可名之名者是謂要妙蓋善行者以不行爲行善言者以不言爲言善計善閉善結者以不用爲用則聖人之救物亦以不救爲救旣以不救爲救則無救之迹常若什襲掩蔽而眾莫能知者故曰襲明非若世俗以能爲其事爲善有迹可見有名可稱而與不善爲對也是故有此之善則必形彼之不善而

師資起矣。其去聖人善救之妙用遠矣。李氏贄曰。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者善計。無謫善言。無迹善行。可知矣。蘇氏轍曰。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挾策以計。設關持繩以御物。則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天下。非特容之。又兼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

乎。源案蘇解龔明爲傳龔之龔與釋氏傳燈同旨。今不取。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
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
歸於無極。

吳澄本。知其雄至嬰兒二十三字。在知其白至無極二十三字之上。

知其榮守

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
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無割。

無割。河上王弼作不割。此從淮

南子。

李氏嘉謨曰。雄動而倡。雌靜而處。動必歸靜。故爲天下。谿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爲貴。故爲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能受。則益在我。故爲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雌雄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謂常德也。道散而爲德。以德自處。而必知所守。以復歸於嬰兒。無極與樸者。謂復歸於真常也。真常者。道也。是故樸散爲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於道。故用之爲官長焉。源案守雌不求勝。

也。守黑不分別也。守辱無歆豔也。樸不可以一器名。及太樸既散而後形而上之道爲形而下之器矣。以道制器則器反爲樸。蓋無爲而爲自然。而然其視天下之理如庖丁之視牛。恢恢乎其有餘刃。是雖宰制而未嘗割裂其樸也。道可君器器不可宰道。此言官長猶後章言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長。皆言聖人執本御末之道也。上三節言其自末而返本。此二句言其由本而爲末。然樸雖散而不失其本。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用而不離其體。則已用如未用。是則

不制之制。斯爲大制。不用之用。斯爲大用也。○王氏道曰。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同元之道。知彼守此者。知其子以守其母。知之以爲用。守之以爲主宰。雌雄以剛柔言。白黑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嬰兒言其知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而言。變文協韻。反復吟咏。與詩體相似。非守雌爲谿之外。復有常德不離之功。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倣此。蓋天下事。非柔晦與賤所能獨濟者。則剛明與貴固有時而用也。然剛不生於剛而生於柔。明

不生於明而生於晦。貴不生於貴而生於賤。是剛明與貴物之末也。去道遠者也。柔晦與賤物之本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也。守之則天下之母在此矣。其子焉往。所以爲谿爲式爲谷。而天下歸之。正以此真常之德能不離其根也。嬰兒無極樸實人所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樸可制爲器。而器不可爲樸。官長可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爲官長。聖人爲母不爲子。猶之爲樸不爲器。爲官長不爲羣有司。正其本而已。其本不離則雖至剛以決。

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天下之賤
然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夫何割之有哉
不然逐子忌母紛紛然與物相刃相磨而莫之能止
則身之不暇治而況天下歸乎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

之有者字

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爲也

天下上傳奕有夫字永樂大典本器下有也字

爲者敗之執者失

之

碑本兩者字

故物或行或隨

故字蘇轍或呵或吹

文及王弼作歛一作噓傳奕作噓

或強或羸

羸王弼作挫

或載或隳

奕作培碑本作
接。陳傅奕作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是以聖人司
馬本作故聖

焦氏竑曰。取如左傳。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皇
帝約束而紛更之。之取。源案已語詞。爲謂作爲也。執
謂把持也。譬如陶器。不因其自然而強欲其成。必致
窳敗。譬如執寶把持。不肯釋手。惟恐其失。而反或墮
墜。而況天下之器。神器乎。神器者。天命人心。去就靡
常。不可人力爭。故神之也。行者不期物之隨。而或自
隨之。是不爲者。未嘗不得。响本期物之受。或反不受。

而吹之是爲者反未必得也或強以自固而有時自
羸或載之甚安而不意忽墮是執之者未必不失也
是以聖人之待物則去其已甚而不敢過求持已則
去其奢泰而不敢過望是以爭競與盛滿之患不生
於心未嘗謀物而物自歸之未嘗留物而物自不去
也薛氏蕙曰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害之是
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
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
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太甚者

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則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陸氏佃曰：去甚、去奢、去泰，不敢爲天下先也。三者聖人之所以有天下也。呂氏惠卿曰：老子言取天下常以無事。無事者因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故能得天下之心而使之不去。非有以爲之也。惟道可以御器。天下之器神器也。非神道無以御之。神無思也。無爲也。而爲之則御非其道矣。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所以

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

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大軍二句。碑本無。善者果而已，不

敢以取強。傳奕善上有故字。已下有矣字。果而勿矜，果

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諸本無

字。傳奕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兩不道。傳奕及

無謂字。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不祥下他

二字。傳本佳作美。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君子上

不處下無也字。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傳奕有

是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

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

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恬憺為上以下六句。傅奕本作以

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釋文云恬或作恬。憺或作憺。又作憺。碑本得志作得

意無矣字。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

右。言以喪禮處之。吉事上傅奕有故字。偏將軍上王弼

各本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王弼殺人眾多以悲哀

泣之。眾多河上王弼作之眾。傅奕眾戰勝則以喪禮處

之。戰勝下傅奕有者則二字。處之吳澄作主之。晁氏

說之曰。王弼老子注謂兵者不祥之器以下至末皆

非老子本文。王氏道曰：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經注相間疑古之義。疏混入經文者。姚氏需曰：物壯則老，十入此勿強，句下也。源案：王弼此章句已闕。晁氏生宋初，故猶及見之。但文句相沿，已久，今並仍其舊。

天道好還，則以兵強天下。非知道者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可，而況人主躬於道者乎？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凶年。所謂善者，卽有道者也。矜者自恃，伐者夸大，驕者恣肆。三病一源，知其不可而能自克者，非果斷不能也。故歷言當果之數事，以曉之。五而字當讀若於字。古而如通用。聲近義同。人皆果

於彼我獨果於此也物壯則老此天道也而違之者

是不道矣宜其暴興者必早已也古佳字無訓美者

或謂當是惟字之省

和按王石臞言夫佳乃夫惟之誤惟字爛脫左小遂寫誤而爲

佳其說良是然漢人已有佳兵不祥之語則作佳兵亦古本也

或謂當用廣雅佳勞

也之訓義皆可通然傅奕本直作美兵則是以佳爲

嘉之借文與下文一意也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

故吉凶異尚恬者不懽愉懽者不醜厚謂非其心之

所喜好也○李氏嘉謨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

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幸而勝其殺氣之

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而外爲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伐。未嘗驕。未嘗強。皆生於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也。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況於兵之老乎。然則仁者無敵之道可知已。蓋不樂殺人而後可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老氏云。恬憺爲上。勝而不美。是固不欲

戰之意。然卽以兵法論之。恬憺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自古至今。天道有或爽者哉。

右第二十六章。

舊分不道早已以上爲一章。以下爲一章。今從吳澄姚鼐本合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焦竑云。一本無樸。雖小三字。臣下王弼有也字。

河上作不敢臣。此從傳奕本。

侯王若能守。

守下一本萬物將自賓。侯

梁武傳奕作王侯萬物。焦竑云。一作天下。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

自均。

傳奕人作民。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

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傳奕無道字。於

有也。字。又未

道卽所謂常道也。道以無名爲常。故但可名以無名之樸而已。樸之爲物。未瑀未琢。其體希微而不可見。故無名。然天地之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敢臣其所自生。與其所自始者哉。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守之以主萬物。而萬物有不賓者乎。譬猶陰陽交和。成雨露以生萬物。雖無人使令之。而自溥徧。侯王執道紀。莫之令。而萬物自賓。亦猶是耳。夫侯王之守樸。守其無名者而已。守其無名

始可以制有名。制者裁其樸而分之。禮樂政刑皆自取也。然苟逐末而忘本，將愈遠而失宗。是故無過恃無多求，仍貴其止。止者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已。由無名以制有名，故器以生，復以有名守無名。故樸不散。夫何不知常妄作凶之有。是故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江海，自本而末，末而不離其本也。爲侯王者可不守樸以御物乎。吳氏澄曰：始者道也，有名者德也。道之無名而爲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名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徇末而愈遠也。將者辭之，不迫者也。

蘇氏轍曰。樸性也。其道常無名。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容豪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爲一。以降甘露。胞然被於萬物而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猶是也。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迷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李氏嘉謨曰。天地有合。以降甘露而生萬物。由是觀之。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

爲物。物各有名。而道未嘗棄物也。惟物不自棄於道。則其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道猶生之也。故人能知止於樸。則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猶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木與末未嘗一日而不循環也。彼徇末而離本者。烏足以知之。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傅奕本每句末有也字。葉夢得本力上無有字。

不失其所者久。死

而二又言
而不亡者壽

邵若愚木所下有止字

呂氏惠卿曰。知常曰明。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不能自反。非所以知常。能知常則於知人乎何有。守柔曰強。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不能自克。非所以守柔。能守柔則於勝人乎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皆備於我。而無待於外慕。故富矣。有自勝之強。則於道勤而行之。不阻奪於外變。故有志矣。知其足於己。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爲物之所遷。故曰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壽。張氏爾岐

曰智力明強各以內外對言久與壽以不變於生不
亡於死對言不失其所死而不亡皆守常道之效也
李氏嘉謨曰精神在外爲智力在內爲明強人所以
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爲物所勝也若內明則
自不驚外不驚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
知足而智益明強行而力愈固修悟兩全漸反其性
虛中證實所得不移是之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
如旦暮無古無今浩然常在是之謂壽吳氏澄曰老
子之道以昧爲明以弱爲強而此章貴明強者何也

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耳內非不强外示弱耳其
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强守內之方其實一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汜汜以生河

上王彌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

不名有傅奕

養作衣被河上作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

主可名於大

可名於小可名於大傅奕句末各有矣字

於大作可

是以聖人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

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河

是以聖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此指道之費者而言。所謂用之廣也。功成不名有。此指道之隱者而言。所謂體之微也。惟其體之微。故有衣養萬物之功。而不名有。返之於無形無名。歛之不盈毫末矣。惟其用之廣。故萬物恃之以生者。咸歸往而浩浩。不知其專主。極之並育不害。其量可彌六合矣。然則常無欲。可名於小者。樸之小。而可以觀妙也。體也。萬物歸往。可名於大者。萬物將自賓。而可以觀微也。用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物莫能外。是以體道之聖人亦然。終守

其樸之小。不肯自大。而萬物皆歸之。以是知大道非
可以人力爲者也。○蘇氏轍曰。汜兮無可無不可者。
大道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則將名之以爲己有。世
有避功而不有者。則必辭之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
不有者。惟道而已。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呂氏惠
卿曰。惟其功成不居。故不爲主而常無欲。無欲則妙
之至者也。可名於小矣。惟其萬物恃之以生。故皆歸
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可名於大矣。夫旣小而
可名於大。旣大而可名於小。則是不可名大名小也。

此道所以隱於無名也。而聖人以無名體之。終不自大而大。莫加焉。蓋惟其可左可右。是以非小非大。惟其非小非大。故能成其大。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下傳奕有者字。

往而不害安平泰。

平泰河上作太平。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出口碑本作出言淡乎傳奕作淡兮不可既王弼作不足既傳

奕聽之用之下皆作不可此從河上本。

吳氏澄曰。大象喻道。下章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是也。

林氏希逸曰。大象者無象之象。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於天下也。呂氏惠卿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安平泰者安其夷泰也。李氏嘉謨曰。愚者往而不返。有道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舍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則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其於形器猶逆旅之寄寓耳。苟以樂餌之故留戀而不去。未有不爲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故能用無用之用。卽於形器之

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源案執大象天下
往者如文中子如有用我執此以往之意。蓋聖人有
大象。東西南北無不可執。此以往所謂抱一以爲天
下式也。隨其所往。安於平泰而不害。此道之用不可
既也。然大象無象。出聲色臭味之外。非若美樂厚餌
之物有味可味。有聲色可觀聽也。乃淡乎希微而無
用之用。其用不窮。蓋惟無濃醜之趣者。故亦無傾危
之患。若夫有宴安之適者。則必有酖毒之害矣。卽以
樂與餌譬之。如雅樂於鄭聲。五穀之與肥旨。淡者和

心而養人。濃者蕩神而爽口。是有可欲。卽有所害。其
用必窮。無可欲亦無所害。其用不旣。故無味之味。是
爲至味。終身甘之而不厭。希聲之聲。是爲大音。終身
聽之而不煩。無象之象。是爲大象。終身執以用之而
無害。推之蠻貊而可行。放乎四海而皆準。所謂天下
可往者。此之謂也。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

釋文歛作斂。或又作給。王弼作儻。河上作斂。

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

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柔勝二句王弼河上作柔弱勝剛強傳爽兩勝上各有之字

魚不可脫於深淵脫傳奕作倪各本無深字邦之利器不可以借人

各家邦作國避漢諱改也此章皆從韓非子性未句借字各家皆作示此從說苑君道篇所引

此言君子待小人之術也柔勝剛弱勝強是其本旨

魚與利器皆喻也蓋將欲如彼者殺機也必固如此

者密用也魚不可脫於淵喻必然之密用不可失失

則非柔弱矣利器不可示人以喻將然之殺機不可

露露則不善用其剛強矣水最柔弱人之有道如魚

之有水兵器最鋒利事之有機如國之有利器柔弱

者其體剛明者其用然魚無一時可離於水此聖人
柔道藏身之固而守以終身者也利器有用有不用
此聖人智勇深沈之機而慎於臨時者也非常明不能
見非微明不能守故切譬以明之蓋惡不積不足以
滅身聖人待小人常因天道之自然而不費人力若
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句踐事吳以及張良之待
秦項漢文帝之待化鼻亦皆是也是故有權宜以待
小人如有網罟以待禽獸亦自然之理如必以徑情
直行爲得則是伏羲不應作網罟行軍不應好謀而

成也。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存身。天之道。人之理。物之勢。未有不如此者。與易之消息盈虛一理也。或曰。示人當從說苑作借人。蓋子奪翕張之術。聖人以除暴銷惡而小人亦借之以行其私。陰符經云。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此不可借人之謂也。王氏弼曰。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大假刑爲之力也。故曰微明。足其張。令其足而又求其張。則眾所歛也。苟其張之未足而治之。則其機未極而已。反

危蘇氏轍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未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此其極深研幾與管仲孫武無異。蓋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也。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是故天下之剛強相傾相軋而吾獨以柔弱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制之。聖人居柔弱而剛強。莫能傷。亦猶

是也。非徒莫能傷。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彼眾人烏得而知之。王氏道曰。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者未形。已然者可見。能據其已然而逆睹其將然。非微明不能。然微而明可也。明其微不可也。是故韜此理以自養。深靜歛退。優柔自得。如魚之不脫於淵。是也。炫此理以示人。啟譽招尤。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則非也。莊子胠篋篇。實明此意。蓋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奸雄竊之。

則爲縱橫捭闔之術。其言有甚於兵刃也。故聖人不以利器示之。吳氏澄曰。老子言反者道之動。又謂元德深矣。遠矣。於物反矣。其道大抵與世俗之見相反。故借此數者相反之事爲譬。而歸於柔勝剛。弱勝強之旨。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不知論者。以爲皆原於老氏之意。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與者哉。是亦立言之弊。故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已自言之矣。

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爲與化韻。化讀

如訛也。侯王傳奕作王侯。若能守。河上王弼作能守之。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

名之樸。鎮下焦竑無之字。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各本無夫字。釋文作不欲。

此從王弼本。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靜傳奕作靖。正或作定。

蘇氏轍曰。道常者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聖人以無爲化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滋。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

庶幾可得而止也。呂氏惠卿曰：老子真人也，宜不弊。弊焉，以天下萬物爲事，而於侯王如此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爲真，以修之，天下爲普。使侯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嗇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則莫先於侯王者矣。此老子之仁也。源案：化而欲作以下，說者多失之。蓋欲作者，欲生萌動也。夫萬物自化，則任其自生自息而已。自生自息而氣運日趨於文，將復有欲心萌作於其間，苟無以鎮之，則太古降爲三代，三代降爲後世，其誰止之？然鎮之亦豈

能有所爲。亦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已。無名之樸者。以
靜鎮動。以質止文。以淳化巧。使其欲心雖將作焉而
不得。將釋然自反而無欲矣。無欲則靜。靜則正而返
於無名之樸矣。所謂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好靜而民
自正。無名之樸。重言協韻以起下文耳。夫亦將無欲
猶前章夫亦將知止。皆詞之不迫者也。諸家或無夫
字。或作不欲。故其說謂聖人並此無名之樸。亦不欲
存之於心。夫苟爲聖人所不欲。尙何謂無名之樸乎。
此皆禪家隨手掃除之機。非黃老清靜自然之旨也。

老子本義

卷上

七

惟姚氏有云。夫亦將無欲言使夫人皆無欲也。斯言得之矣。

右第三十二章。

老子本義卷上